



台灣醫生 在 南 洋

吳深潭 醫師

新幾內亞 · 爪哇 · 馬尼拉三百六十五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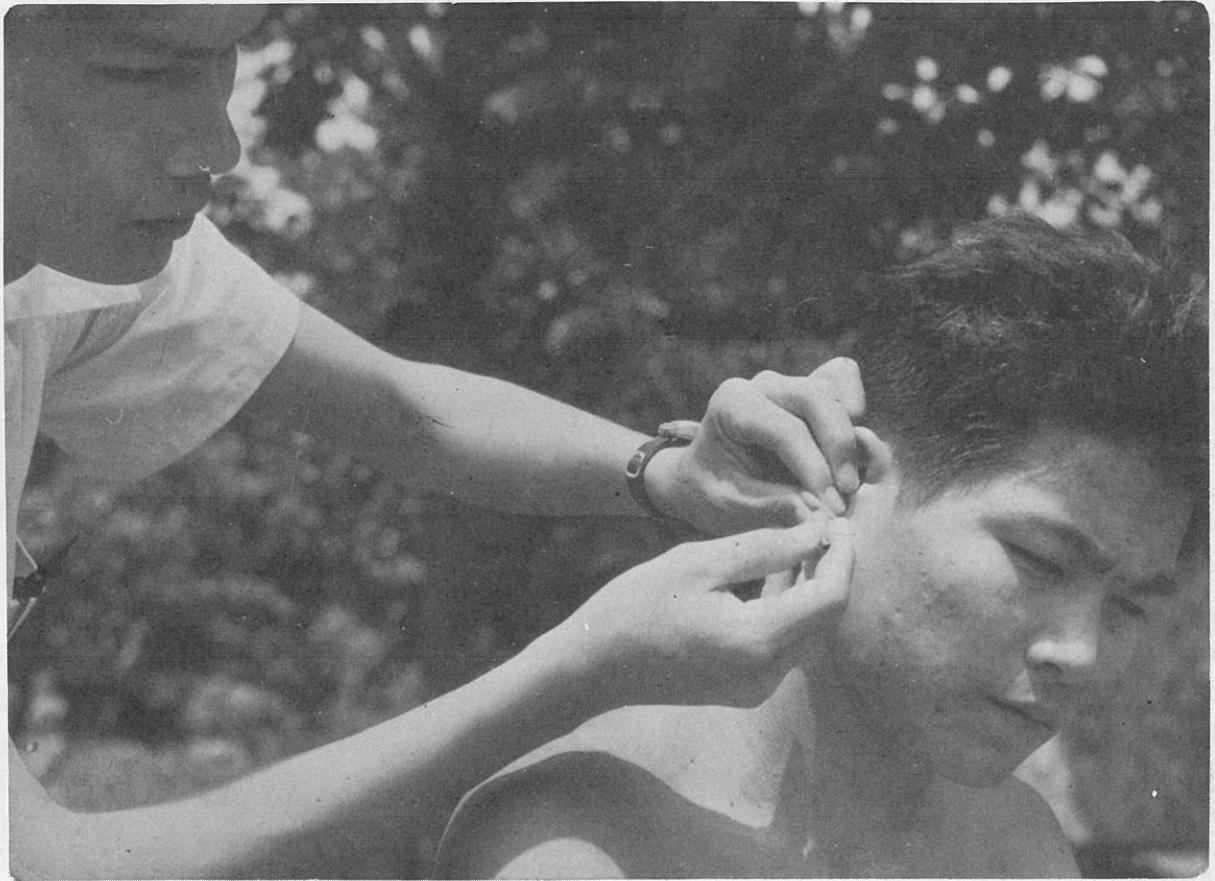
又是個如此的日子，酷熱仍似三十四年一般，只是手邊發黃的照片，使我彷彿又見到新幾內亞、爪哇、馬尼拉的種種。在這過去的幾十年裡，雖然歲月使我學會如何去忘卻那些不如意的事兒，然而南洋的那一場戰爭，在我人生的旅程上，卻刻劃下不可磨滅的痕跡。

三十四年前，我還是個年輕小伙子，雖然知道生活並不真正屬於我的，因為台灣受異族統治；更了解命運之神不可能獨厚於我，但年輕人綺麗

的夢，仍在我心底處萌芽。記得當時我在新竹衛生試驗所參與醫療工作，所長是位日本人，他有個嫵媚的妹妹，如今我也記不清她的模樣，在日本人提倡的「日人平民化」的口號下，我倆大胆地作起「綺麗」的夢。畢竟紙是包不住火的，有天下午，豔陽高照，晴空萬里，突然所長召見我，從他帶著東洋忍者的臉龐上，我頓然感覺到地球停止旋轉，最後通牒的字語，句句擊中我的心坎；不放棄即將完成的痛，則被判無期徒刑，前往九死

一生的南洋戰場。當時年輕的我，委實難以忍下屈辱，以那點僅存微不足道的傲氣昂然地擎起漢人自尊的旗幟，招搖於這位在台日本浪人的眼前。所長發紺的嘴臉，使我意識到惡運的即將來臨。

就這樣地，幾天後的一個早晨，從母親眼裡的淚水，我見到了生離死別，惱悔充溢著我的內心，然而我們只是受統治的人民，命運那允許我們主宰呢？一套日本軍裝，一把日本軍刀，帶著仇恨的心情，以那位所長所



▲作者正在為病人採血

謂「榮譽醫師」的身份，我參加了名曰衛生調查及醫療隊的行列，到高雄搭船前往「軀者少返」的南洋，去從事日本人所謂的調查日本軍將士及台灣軍夫的傳染病之榮譽使命。

在大海上，水天一線，觸目盡是湛藍，我不知晨曦、晚暉是如何更迭，更無心情去體會浪花中是否也隱藏著生命的希望。日復一日，船隻儘在南海的臂彎內喘行，看不見陸地，更望不著人跡，只聽見海鷗嘎嘎鳴叫，浪花追逐著浪花擺拽著浪花。日子就在煩悶裡蝕褪，終於在一個晚霞滿天的黃昏，我看見了陸地——新幾內亞，剛上岸後，即發覺火藥味飄動在四週的空氣裡。雖是如此不順心，翌日還是開始在那兒著手醫療工作，並尋求當地土人當助手。幾天後一切就緒

，我得到喘息的機會，開始在四處閒逛以認識環境。那兒土著生活艱苦，一切都落後，居民散住各處並未形成部落。海邊的土人，挖地洞為住處，內陸的土人則築草屋於樹上，以梯子作為上下的工具，因為此地地震頻繁，常將梯子震落，所以時常可見到土人被困在樹上。

有些較僻遠之處，土人竟然一絲不掛，最多也只用樹葉遮住隱私處，最可怪者是女士著不管結婚與否，其乳房皆呈吊鐘形，或許與她們不帶乳托有關吧。我時常想，當他們看到台灣去的人們皆衣冠整齊，想必視之為奇異種族。

土著是以山蕃薯、玉米為主食，木瓜、香蕉、椰子為副食。當地有一種香蕉毒有奇香，台灣去的人曾誤食

以致全身發黑而死亡。土人的炊爨用具是竹筒，將食物置於筒內，放在火上烤熟，以手抓取食用，同時手也是衛生紙的代用品，足見衛生習慣的低落。至於他們的商業行為則停留在以物易物的階段，根本不知錢幣何物。喪葬風俗則將死人抬到偏僻處，以火葬形式處理屍體。

當地土著的禁忌是看人洗澡和看人吃東西，他們深信如此將會造成失明。因為民智低落，土人非常迷信，曾經有過一次暴動事件即肇因於迷信，當時有人宣稱發現仙水，喝後可以刀槍不入，引得群眾爭先汲取而引發衝突終致暴亂事件發生。

由於生活落後、衛生極差，不管當地土著抑或台灣去的人們，罹患傳染病者比比皆是。當時最常見的傳染

病有：

1 瘧疾：土著有百分之九十為帶菌者，百分之二十有脾腫大，所以到處可見大腹便便的人，不過他們仍照常工作，很少見到他們發作的情形。相反地，台灣在當地的醫療人員，一得到此病，卻痛苦不堪，且死亡率極高。想必是因為當地土著，因長期染患此病，而產生抵抗力。當地午後常起雷雨，雷雨威力頗強，有人開玩笑說這種雨點會打昏人，剛到的台灣人不知道雷雨的前兆，常被雷雨點打得頭昏眼花。因為下雨，地上常積水，久之蚊蟲滋生，因此瘧疾更惡，真是惡性循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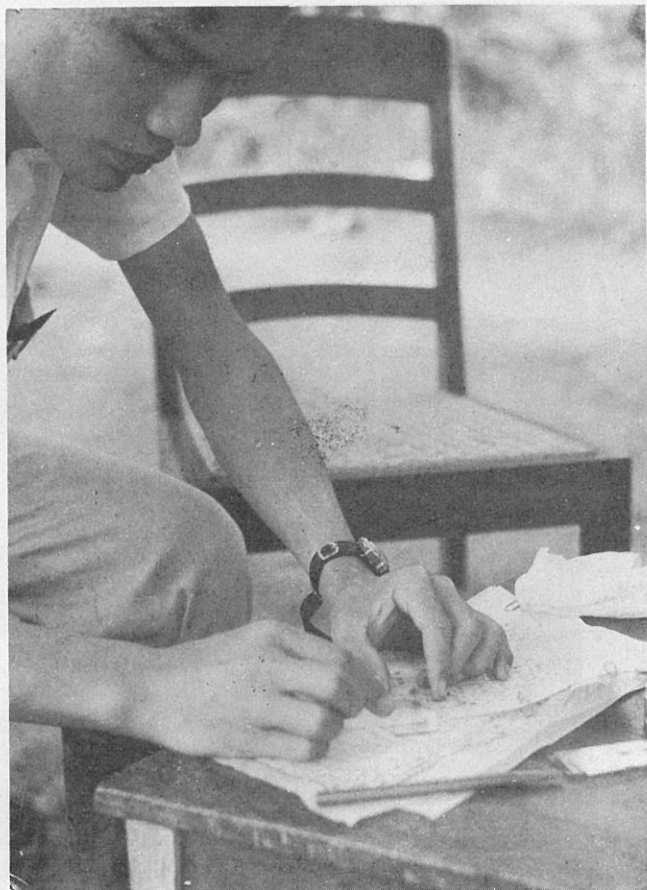
當時治療瘧疾用奎寧丸再加上 *Plasmochini*，效果還不錯。據說當地人發現奎寧對瘧疾有效乃是偶然發現的，在當地有個大湖，其旁有很多金雞納樹，土人常在那裡洗澡，許多得瘧疾患者，於湖中沐浴後，症狀有緩解現象，從來人們研究，終於知道，湖中有很多延伸而入的金雞納樹根，以致於湖水內含有奎寧的成份。

至今我仍不明白，在這些土著身上使用奎寧後，有的竟然會發生黑熱病（*Kala azar*），而有的用奎寧無效，使用 *Neosalvarsan* 卻有奇蹟似的效果出現。

2 傷寒：在當地也很常見，其最明顯、最嚴重的症狀乃腸內出血，因為此病而喪生的很多。大部份都是 *Para A type* 約佔 70~80%，*Para B type* 幾乎很少，當時的檢查方法和現今使用者差不多，無特殊的治療藥物，只是叫病人禁食，再給維他命 C 和 *Ringer* 及 *Glucose*，以消退熱度。病人靜養後，須等尿及糞培養三次無發現，才可離開隔離室。

3 痢疾（*Bacterial Dysentery*）：大約有百分之二十的人得到痢疾，當時也沒有特殊藥物以治療。此病亦會發生腸內出血。

4 阿米巴痢疾：此病常合併肝膿





▲ 台灣軍醫與南洋土著護士

腫。

5. 登革熱：有不少人罹患登革熱，會出血、高熱、關節痛，亦沒什麼好藥物以治療。

此外，不名熱（F.U.O）對我們這群台灣醫療人員，倒構成了一大難題。對於那些傳染病病人，當時未作好隔離工作，瀰散性的傳染真令人心寒，那時我常擔心自己不知何時會被傳染上，日子過得戰戰兢兢不得安寧。

在當地，我們所訓練的土著，雖然程度很低，但工作的情形倒不錯，從他們的口中，我也知道了不少當地的生活習俗。

儘管在當地有同去的鄉親，但每一個人都生活在險惡的環境裡，每天與傳染病週旋，和槍彈為伍，一旦鄉思情愁湧上心頭卻真不知如何自處。那時我寫信回鄉告訴家裡的母親，若每個月定期的家書和津俸中斷即表示我已客死異鄉；浪跡天涯的遊子哀緒時常爬滿心頭化為鴻雁，卻抹不平重重疊起的鄉愁，也化不開心中團團糾結的憤恨。

在新幾內亞呆了七個月後，繼而轉到爪哇，在此度過三個月，其間，

曾到過鄰近的許多小島，至今我也忘記它們的名字了，只記得那些地方的土人，在夜裡特別令我感到戰慄。就在爪哇的第三個月，我突然發現自己可能感染傷寒，一重重死亡的陰影慢慢地籠罩下來。我每想到如果因為罹患傷寒而被隔離在醫院，不能乘船，不能返鄉，就不由得打個寒戰。在這種情況下，我情急生智，以同姓友人的血液作為檢查的樣本，藉以逃過被檢查出傷寒而不能返鄉的噩運。最後我以罹患不名熱被解送到馬尼拉，在船上，難言的痛楚，使我幾乎喪失求生的意念，但每想起故鄉的一切，又湧起生之力量 and 病魔纏鬥。在船艙裡，我對抗著病魔，無暇去注意週遭，也不知經過多少個夜晚和白晝，終於在馬尼拉靠岸，被送入馬尼拉醫院。

在菲律賓的土著，生活較好，但生性兇暴，一般人都不敢單獨夜出，但他們很畏懼軍刀，所以有人說：「一刀在身如神仙」。

在馬尼拉醫院待了一個月後，不名熱仍未消退，醫院便開始詳加檢查，我想如果被查出是傷寒，即不能乘船，回台灣那更是夢想，則一生的努力也將化為泡沬了。所以從那時起，

我開始尋求歸返台灣的機會，最後，終於讓我在偶然機會裡，混入一群日本傷兵中，同船返台。在船上，身心痛苦加上躲躲閃閃唯恐被查出的緊張生活，至今還歷歷在目。回想起那段日子，自己像偵探小說中的人物，不過我還是回到高雄港，再度踏上故鄉的泥土，重獲生命的氣息。

與離鄉時相比，同樣是一身日本軍裝，只是增添些許灰塵與磨損。當天深夜，回到新竹，家也沒回先找上那位衛生試驗所所長，那時他正深沈酣睡，我叫開門造訪了他，我說：「報告所長，我還是沒死，軍刀仍舊在，漢人的自尊也沒磨損，只是槍彈使我更深一層地瞭解你所說的「榮譽」是為何物，也使我更明瞭日本人是何東西，我還會很高傲的活下去的。」說完後，我再次見他發紺的嘴臉，但這次地球卻沒停止轉動，晴朗的天氣，雖非比往昔，然而更嶄新的日子，並不因戰爭而終止，我又重新在醫道上勇往邁進，追求我的理想。不久，日本即宣佈無條件投降。

我很慶幸自己摸魚式的返回台灣，我的南洋伙伴有很多客死異域，也有很多人在日本投降後第二年才返回台灣。據他們說，當日本投降後，日方叫他們沿著海岸從東往西走，到西海岸去自耕自食，沿途死屍真不知其數，令人不忍足睹。他們在當地待了一年，才搭船返回台灣。如今我們這群南洋戰友，每聚在一起，談論往事，常不禁感慨萬千。

我沒忘記這一場戰爭，我更沒忘記日本人對待台灣人的一切，事隔三十四年的今天，我仍深深體認，台灣人畢竟是台灣人，每思及台灣人的本性，因時代的變遷，外在因素的影響而變質時，心中的憤恨再次升起，但是我知道，我不是個改變歷史的人，我也了解歷史的改變非一人所能擔負得起，我只期盼，我的子孫，能作個真正的台灣人。